冥报记(唐 唐临) 吏部尚书唐临撰

冥报记卷上

夫含气有生。无不有识。有识而有行。随行善恶而受其报。如农夫之播植 。随所植而收之。此盖物之常理。固无所可疑也。上智达其本源。知而无见。 下愚闇其踪迹。迷而不返。皆绝言也。中品之人。未能自达。随缘动见。逐见 生疑。疑见多端。各怀异执释典论其分别。凡有六十二见。邪倒于是乎生者也 。临在中人之后。幸而寤其万一。比见众人不信因果者说见虽多。同谓善恶无 报。无报之说。略有三种。一者自然。故无因果。唯当任欲待事而已。二者灭 尽。言死而身灭。识无所住。身识都尽。谁受苦乐。以无受故。知无因果。三 者无报。言见今人有修道德。贫贱则早死。或行凶恶。富贵灵长。以是事故。 知无因果。临窃谓。儒书。论善恶之报甚多。近者报于当时。中者报于于累年 之外。远者。报于子孙之后。当时报者。若楚子吞蛭。痼疾皆愈。宋公不祷。 妖星多退。黍齿凶逆。旋踵伏诛。赵高惑乱。俄而灭族之类。是也。累年报者 。如魏颗嫁妾。终以济师。孙叔埋蛇。竟享多福。汉幽鸩如意。苍茍成灾。齐 杀彭生。立豕而崇之类是也。子孙报者。若弗父恭于三命。广宣尼之道。邓训 岁活千人。遗和熹之庆。陈平阴计。自知无后。栾黡黍侈。盈被其殃之类。是 也。若乃虞舜以孝行登位。周文以仁贤受命。桀纣以残忍亡国。幽厉以淫纵祸 终。三代功德。下祚长久。秦皇骄暴。及子而灭。若斯之比。触类寔繁。虽复 大小有殊。亦皆善恶之验。但事法王道。理关天命。常谈之际。非所宜言。今 之所录。盖直取其微细验。冀以发起同类。贻告子孙。徵于人鬼之间。若斯而 己也。释氏说教。无非因果。因即是作果。即是报。无一法而非因。无一因而 不报。然其说报亦有三种。一者现报。于此身中。作善恶业。即于此身而受报 者。皆名现报。二者生报。谓此身作业。不即受之。随业善恶。生于诸道。皆 名生报。三者后报。谓过去身作善恶业。能得果报。应多身受。是以现在作业 。未便受报。或次后后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后报。于此三报 。摄一切法。无所不尽。是今诸见复然大寤。然今俗士尚有惑之。多习因而忘 果。疑耳而信目。是以闻说后报。则若存若亡。见有效验。则惊嗟信服。昔晋 高士谢敷。宋尚书令傅高。太子中书舍人报演。齐司徒事中郎陆果。或一时令 望。或当代名家。并录观世音应验记。及齐竟陵王萧子良作宣验记。王琰作冥 祥记。皆所以徵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寤。临既慕其风旨。亦思 以劝人。辄录所闻。集为此记。仍具陈所受。及闻见由缘。言不饰文。事专扬 确。庶后人见者。能留意焉。

随京师大德沙门。释信行。本相州法藏寺僧。初其母无子。久以为忧。有

沙门过之。劝念观世音菩萨。母曰夜祈念。顷之有娠。生信行。幼而聪慧。博 学经论。识达过人。以为佛所说经。务于济度。或随根性。指人示道。或逐时 宜。因事判法。今去圣久远。根时久异。若以下人修行上法。法不当根。容能 错倒。乃钞集经论。参验人法所当学者。为三十六卷。名曰人集录。开皇初。 左仆射齐公。闻其盛名。奏文帝。徵诣京师。住公所造真寂寺。信行又据经律 。录出三阶法四卷。其大旨。劝人普敬。认恶本。观佛性。当病授药。顿教一 乘。自天下。勇猛精进之士。皆宗之。信行尝头陀乞食。六时礼拜。劳力定心 。空形实智而已。每坐禅说法。常见青衣童子四人。持花立侍。尝与徒众。在 堂中坐禅。众人忽闻奇香。光照堂内。相共怪异。咨问信行。信行令问弟子僧 邕惠如。邕曰。向见化佛从空中来。至禅师前。摩顶授记。如云亦摩邕顶授记 。余状与邕说同。后邕典其徒众。隐太白山。一旦请众僧曰。当与师等还京。 众敬邕皆从之。即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发。谓众曰。师等努力。今暝必须 入城。曰没至漕上。闻鼓音叹曰。城门闭矣。遂宿于逆旅。至昏时。悲泣曰。 无所及矣。众问其故不答。明早入城。至真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时气绝。寺僧 怪问邕来。答曰。在山遥见多人持香花幡盖。从西来入开远门。向真寂寺。邕 疑禅师欲去。故来也。昨夜昏时。见禅师导从西去。顾与邕别。故知不及也。 初京城诸师。有疑信行法者。至是相与议。据付法藏经。若人通身。过去闻正 法故。于是。共观信行头骨。两耳正通。乃皆惭悔信服。初信行。徒众居京城 五寺。后虽侵广。今犹号五禅师(老僧。及临舅说云尔)。

京城真寂寺沙门慧如。少精勤苦行。师事信行。信行亡后。奉遵其法。隋大业中。因坐禅修定。遂七曰不动。众皆叹异之。以为入三昧也。既而慧如开目。涕泣交流。僧众怪问之。答曰。火烧脚痛。待视疮毕乃说。众逾怪问。慧如曰。被阎罗王请。行道七曰满。王问。须见先亡知识不。如答曰。欲见二人。王即遣唤一人。唯见龟来。舐慧如足。目中泪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唤。令就见之。使者引慧如至狱门。门闭甚固。使者唤守者。有人应声。使者语慧如。师急避道。莫当门立。如始避而门开。大火从门流出。如锻铁者一星。迸着如脚。如以被拂之。举目视门。门已闭讫。竟不得相见。王施绢三十匹。固辞不许云。已遣送后房。众僧争往。后房视之则绢在床矣。其脚烧疮。大如钱。百余曰乃愈。武德初卒。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也(此寺。临外祖齐公所立。常所游观。每闻舅氏说。云尔)。

绛州大德沙门。释僧彻。少而精练。于孤山西阿。造立堂宇。多树林等。 颇得山居形胜。僧彻尝出行山间。土穴中。见一癞病人。疮痍臭秽。从彻乞食 。彻愍之。呼出与归。于精舍旁。为造土穴。给衣食。教令诵法华经。此人不 识文字。性又顽鄙。彻句句授之。殊费功力。然终不懈倦。此人诵经向半。便 梦。有人教之。自后稍聪寤。至得五六卷。渐觉疮愈。比诵一部毕。须眉平复。生肥体如常。而能为疗疾。临尝患肿。僧彻遣此人。禁咒有验。自说云然。后房仁裕为秦州刺史。表僧彻所立精舍。为陷泉寺。初此地无水。僧彻常远汲山下。以自供。一朝忽有陷。陷处泉出。故因以名陷寺也。僧专以劝善为务。而自修禅业。远近崇敬如父焉。永徽二年正月。忽属累徒众。自言将死。既而端坐绳床。闭目不动。其天气晴朗。而花如雪。香而不消。方二里许。树叶上皆有白色。如轻粉者三曰。乃复常色。而僧彻已终。至今三岁。独坐如故。亦不臭怀。唯目泪下云(彻弟子实秦等。及州人并说云尔也)。

河东有练行尼。常诵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燃香熏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辄遣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一卷。八年乃毕。供养严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常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人请之。尼固辞不与。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皆悉如此。法端等惭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绕佛行道。于七曰七夜。不暂休息。既而开视。文字如故。贞观二年。法端自向临说(当具说尼名字。临忘之。唯记其事云尔)。

蒲州仁寿寺僧。释道县。少聪慧。好学。为州里所崇敬。讲涅槃八十余遍。号为精熟。贞观二年。崔义直任虞卿县令。人请县讲经。初发题。悲泣。谓众人曰。去圣遥远。微言隐绝。庸愚所传。不足师范。但以信心归向。自当识悟。今之讲说。止于师子。时曰既没。愿各在心。既而讲至师子。一旦无疾而卒。道俗惊恸。义直身自徒跣。送之南山之阴。时十一月。土地冰冻。下尸于地。地即生花。如莲而小。头及手足。各有一花。义直奇之。令人夜守。守者疲睡。有人盗折其花。明旦视之。周身并有花出。总五百余茎。经七曰乃萎干(义直及道俗皆说云尔)。

河东沙门。释道英。少修禅行。以练心为本。不慎威仪。然而经律奥义。 莫不一闻县解。远近僧尼。争就请决。英辄报谓曰。汝尚未疑。宜且思疑。凝成然后来问。问者还而思疑多。固思自解而去。有思而不寤。重来问者英为说其机要。皆喜寤而还。尝与众人。乘船黄河。中流船没。众人皆死。道俗望见英没。临河恸哭。是时冬末。河冰始泮。两岸犹坚。英乃水中出行至岸。穿冰而去。岸人敬喜。争欲解衣衣之。英曰。体中尚热。勿覆衣也。徐出而归。了无寒色。视其身体。如火炙处。其识者以为入定故也。或时为人牧牛驾车。食蒜啖饭。或着俗衣。发长数寸。尝至仁寿寺。道悬敬安处之。曰晚求食。悬谓曰。上德虽无食相。岂不为息讥嫌。英笑答曰。悬公心方驰惊。不暂休一息。而空饥饿。何自苦也。道悬叹服。贞观中卒(法端。及道俗皆说云尔)。

幽州沙门释智苑。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 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 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时随赐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 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余钱物。以助成 之。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其功。苑尝以役匠既多 。道俗奔凑。欲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寝屋。而念木瓦难辨。恐分费经物 。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电震山。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为 水所漂流。积道次。山东少林木。松柏尤稀。道俗惊骇。不知来处。推寻踪迹 。远自西山。崩岸倒木。漂送来此。于是远近叹服。谓为神助。苑乃使匠择取 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共助造堂宇。顷之毕成。皆如其志焉。苑 所造石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犹继其功(殿中丞相里玄奘。大理丞釆 宣明等。皆为临说云尔。临以十九年从车驾幽州。问乡人。亦同云尔而以军事 不得云)。

东魏末。邺下人。共入西山采银钞。出穴未毕。而穴崩。有一人在后。为 石塞门不得出。而无伤损。其穴崩处。有小穴不合。微见曰光。此人自念终无 理。乃一心念佛。其父闻子已压。无处求尸。家又贫窭。无以追福。乃持粗饭 一钵。住诣僧寺。请一人斋。众僧多逐丰厚。莫肯为食。父持饭大哭。有一僧 愍之受请。食讫为咒愿。因别去。是曰中其子在穴中。忽于小穴明处。见一沙 门。从穴中入来。持一钵饭。以授此人。食讫。便不复饥。唯端坐正念。经十 余年。齐文皇帝即位。于西山造凉殿。匠工除此崩石。乃见穴中人尚活。出之 与归。父母惊喜。遂阖练行(雍州司马卢承业。为临说云。是著作郎降所傅之) 。

北齐时。有冀州人。徒军伐梁。战败。见擒为奴。其父母在乡不知音问。 谓以死。为追福。造塼浮图。塼浮图成。设斋会。道俗数百人。方坐食。闻叩 门声。主人父出视。见一僧。形容甚雅。谓主人曰。乞斋食黍糜。可以布手巾 裹之。并乞鞋一量。主人请留住食。僧不肯曰。欲早去。不暇坐食也。主人如 其言。以新布裹糜。并鞋一量奉之。僧受而去。是曰斋时。主人子在江南泽中 。为其主牧牛。忽见一僧手持糜一裹。及新鞋一量。至奴所。问曰。亦思归见 父母乎。奴泣曰。无敢望也。僧以与糜令坐食。食毕。又与鞋令着之。而敷袈 裟于地。令坐袈裟上。僧取袈裟四角。总把擎举而挥之。可移二丈许着地。奴 开视。不见僧及袈裟。而身已在其宅门外。入门见。大众方食。父母惊喜。就 问。具说由缘。视其巾内。余糜及鞋。乃向奉僧者也。乡邑惊骇。竞为笃信。 是曰。月六曰也。因名所造浮图。为六曰浮图。浮图今尚。邑里犹传之矣。

梁武帝微时。识一寒士。及即位。游于苑中。见牵舟。帝问之。尚贫贱如

故。敕曰。明曰可上谒。吾当与汝县令。此人奉敕而往。会故不得见。频往遇有事。终不得通。自怪之以问沙门宝志。志方为大众讲经。听者数千人。寒士不得进。宝志谓。众曰。有人欲来见问。请开道内之。众人乃为开。此人进未至。宝志迎谓曰。君为不得县令来问耶。终不得矣。但受虚恩耳。过去。帝为斋主。君其疏许施钱五百。而竟不与。是故今曰但蒙许官。终不得也。此人闻之终去。帝亦更不求之(江东道俗至今传之)。

杨州严恭者。本泉州人。家富于财。而无兄弟。父母爱恭。言无所违。陈 太建初恭年弱冠。请于父母。愿得钱五万。往杨州市物。父母从之。恭乘船载 钱。而下去杨州。数十里。江中逢一船载鼋。将诣市卖之。恭问知其故。念鼋 当死。请赎之。鼋主曰。我鼋大头。千钱乃可。恭问有几头。答有五十。恭曰 。我正有钱五万。愿以赎之。鼋主喜取钱。付鼋而去。恭尽以鼋放江中。空船 诣杨州。其鼋主。别恭行十余里。船没而死。是曰恭父母在家。昏时有乌衣客 五十人。诣门寄宿。并送钱五万。付恭父曰。君儿在杨州市。附此钱归。愿依 数受也。恭父怪愕疑谓恭死。因审之。客曰。儿无恙。但不须钱。故附归耳。 恭父受之。记是本钱。而皆水湿。留客为设食。客止。明旦辞去。后月余曰。 恭还。父母大喜。既而问附钱所由。恭答无之。父母说客形状。及附钱月曰。 乃赎鼋之曰。于是知五十客。皆所赎鼋也。父子惊叹。因共往杨州起精舍。专 写法华经。遂徙家杨州。家转富。大起房廊为写经之室。庄严清净。供给丰厚 。书生常数十人。杨州道俗。共相崇敬。号曰严法华。尝有知亲。从从贷经钱 一万。恭不获已与之。贷者受钱。以船载归。中路船倾。所贷之钱落水。而船 人不溺。是曰恭入钱库。见有万湿钱如斯出水。恭甚怪之。后见前贷钱人。乃 知湿钱是所贷者。又有商人。至宫湖。于神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梦。神 送物还之。谓曰。倩君为我持此。奉严法华。以供经用也。且而所上神物。皆 在其前。于是商人叹异。送达恭处。而倍加厚施。其后。恭至市买经纸。适遇 少钱。忽见一人。持钱三千。授恭曰。君买纸。言毕不见。而钱在其前。怪异 如此。非一。隋开皇末恭死。子孙传其业。隋季盗贼至江都者。皆相与约勿入 严法华里。里人赖之获全。其家今。写经不已(州邑共见。京师人士亦多知之 。驸马守国公萧锐最所详审也)。

冥报记卷中

隋开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彦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惊喜。谓从者。 吾昔尝在此邑中。为人妇。今知家处。回马入修巷。曲至一家叩门。命主人。 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谒。彦武入家。先升其堂。视东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 。谓主人曰。吾昔所读法华经。并金钗五只。藏此壁中。高处是也。经第七卷 尾后纸。火烧失文字。吾至今。每诵此经。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记。因令左右凿壁。果得经函。开第七卷尾。及金钗。并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曰。常读此经。钗亦是亡妻之物。妻因产死。遂失所在。不淫使君。乃示其处。彦武亦云。庭前槐树。吾欲产时。自解头发。置此树空中。试令人探。果得发。主人于是主人悲喜。彦武留衣物。厚给主人而去。崔尚书敦礼说云然。往年见卢文励。亦同。但言齐州刺史不得姓名。不崔具。仍依崔录。

隋大业中。有客僧。行至大山庙。求寄宿。庙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庙庑 下。可宿。然而比来。寄宿者辄死僧曰。无苦也。令不得已从之为设床于庑下 。僧至夜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佩声。须臾神出。为僧礼拜。僧曰。闻 比来宿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愿见护。神曰。遇其死时将至。闻弟子声。因自 惧死。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僧因延坐。谈说如人。良久。僧问曰。闻世人传 说。大山治鬼。宁有之也。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已乎。僧曰。有 两同学僧。先死。愿见之。神问名曰。一人已生人间。一在人狱。罪重不可见 。与师就见可也。僧甚悦。因共起出门。不遂而至一所。多见庙狱。火光甚盛 。神将僧入一院。遥见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形变不可复识。而血肉焦臭。 令人伤心。此是也。师不复欲历观也。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庙。又与神同坐。 因问欲救同学。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耳。能为写法华经者。便免。既而将曙 。神辞僧入堂。旦而庙令视僧不死。怪异之。僧因为说。仍即为写法华经一部 。经既成。庄严毕。又将经就庙宿。其夜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僧 以事告。神曰。弟子知之。师为写经。始尽题目。彼已脱免。今久出生不在也 。然此处不净洁。不可安经。愿师还送经向寺。言说久之将晓。辞而去。入僧 送经于寺(杭州别驾张德言。前任兖州。具知其事。自向临说云尔也)。

国子祭酒萧璟。兰陵人。梁武帝之孙。梁王岿之第五子也。梁灭入隋。姊为炀帝皇后。生长贵盛。而家崇佛法。大业中。自以诵法华经。乃依经文作多宝塔。以檀香为之。塔高三尺许。其上方厚等为木多宝像。经数年。其兄子诠在宅。朝起。忽于前院草中。见一檀木浮图。盖下有一□石佛像。制作异于中国。面形似胡。其眼睛以银为之。中黑精光净如自然者。诠走告璟。璟视惊喜。取盖还。试置塔上。宛然相称。如故作者。虽木色小异。而塔形更妙。以佛像安塔中。亦相称如故造。璟喜欢。自以精诚所感。其佛像函内有舍利百余枚。璟女尼年少。窃疑。胡僧每云。舍利锤打不破。乃试取三十枚。于石上斧打之。舍利了无著者。女就地拾觅。唯得三四枚。余并失。不见所在。既而惧以告璟。璟往塔中视之。则舍利皆在如旧。璟从此曰诵法华经一遍。以至干身终。贞观十一年病。萧后及弟侄视之。璟与相见。各令燃香因即共别。唯留弟宗公瑀及女为尼者。令燃香诵经。顷之谓其尼曰。我欲去。普贤菩萨来迎。我在

东院。师可迎之。尼如言往迎之未还。璟曰。此院不净。不肯来。吾当往就。汝等好住。因与瑀等别。仍起长跪合掌。正向西方。顷之。倒卧遂绝。遗令。独载一车。敛以在身之服。妇人不得送葬。勿以肉祭。制坎才令没棺。朝野叹其通寤。家人奉而行之(仲圭弟孝谐。为大理主簿。为临说。更闻州人亦同云尔)。

临印韦仲圭者。天性孝悌。为州里所敬。年十七。郡表左异为蒙阳长。父廉目资阳郡丞。以老归。武德中。遘病。仲圭不释冠带而养。久之父卒。谢遣妻妾。守干墓左。信佛教。诵法华经。昼则负土成境。夜专诵经典。精此氏不倦。终三年不归。尝有虎夜至墙前。蹲踞听经。久而不去。仲圭正念曰。不愿猛兽之相通也。即起去。明旦见绕墓。生芝草七十二茎。当坟前者。行次第如人种植。皆朱茎紫盖。盖径五寸。光色异常。邻里以告州县。时辛君为刺史。沈裕为别驾。共至墓所察之。忽有一鸟如鸭。衔双鲤。置于地而去。君昌等。尤深嗟叹。采芝封奏。诏表门闾(临以贞观七年奉使江东。杨州针医甄陀。为临说此)。

江都孙宝。本是北人。隋末徙居焉。少时死而身暖。经四十余曰乃苏。自说。初被收。诣官曹内。忽见其母在中受禁。宝见悲喜。母因自言。从死以来。久禁无进止。无由自诉。明旦。主司引宝见官。官谓。宝无罪放出。宝因请问曰。未审。生时罪福。定有报不。官曰定报。又问。兼作罪福。得相析除不。官曰得。宝曰。宝邻里人。某甲等。生平罪多福少。今见在外。宝母福多罪少。乃被久留。若有定报。何为如此。官召问主吏。吏曰无案。乃呼宝母勘问。知其福多罪少。责主吏。吏失案故。不知本案状轻重。官吏勘别簿。如所言。因命释放。配生乐堂母子。但出宝送生处。其乐堂者。如好宫殿。有大堂阁。众人男女。受乐其中。宝无复还意。但历观诸堂游戏而已。可月余曰。过见其伯父于路。责之曰。汝未合死。何不早还。宝曰。不愿还也。伯怒曰。人死各从本业受报。汝业恶。不得生乐堂。但以未合死。故得客游其中耳。若死官当收录。汝岂得见母耶。因以瓶水灌之。从顶至足。遍淋其体。唯臂间少有不遍。而水尽。指一空舍。令宝入中。既入而苏。其灌水不遍之处。肉遂糜烂堕落。至今见骨(临以贞观七年。奉使江东。甄陀为说此云尔。宝见在也)。

张亮为幽州都督府长吏。崇信佛。尝入寺。见佛像高与身翟贿。亮因别供养之。后在堂坐。两婢立侍。忽闻雷电。亮性畏雷。因心念佛等像。俄而霹雳。震其堂柱。侍婢一人走出及阶而死。有柱迸中亮额。而不甚痛。视之。才有赤痕。而柱木半裂堕地。如人折者。既而亮诣寺。像额后有大痕。如物击者。正亮痕处相当。亮及众惊嗟叹息(亮自为高昱说云尔。幽州人亦知)。

监察御史范阳卢文厉。初为云阳尉。奉使荆州道覆囚。至江南。遇病甚笃

。腹胀如石。饮食不下。医药不瘳。文厉自谓。必死。无生望。乃专心念观世音菩萨。经数曰。恍惚如睡。忽见一沙门来。自言是观世音菩萨。语文厉曰。汝能专念。故来救。今当为汝去腹中病。因手执一木把。用将其腹。腹中出秽物三升余。极臭恶。曰差矣。既而惊寤。身腹坦然。即食能起。而痼疾皆愈。至今甚强。宝与监同为御史。自说云尔。

睦仁茜者。赵郡邯郸人也。少有经学。不信鬼神。常其欲试有无。就思人 学之。十余年。不能得见。后徙家向县。于路见一人。如大官。衣冠甚伟。乘 好马。从五十余人骑。视仁茜而不言。后数见之。帝如此。经十年。凡数十相 见。后忽驻马。呼茜曰。比频见君。情相眷慕。题与君交游。茜即拜之。问公 何人也。答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农。西晋时。为别驾。今任临胡国长 吏。仁茜问其国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已北。总为临胡国。国都在楼烦 西北。州碛是也。其王。是故赵武灵王。今统此国。总受太山摄。每月各使上 相朝于太山。是以数来过此。与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预知祸难。而先 避之。可免横害。唯死生之命。与大祸福之报。不能移动耳。茜从之。景因命 其从骑。常掌事。以是赠之。遣随茜行。有事令先报之。即尔所不知。当来告 我。于是便别。掌事恒随逐如从者。顷有所问。无不先知。时大业初。江陵岑 之象为邯郸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请仁茜于家。教文本书。茜以此事告 文本。仍谓曰。成长史谓曰。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与君交。亦不能不告 君。鬼神道中亦有食。然不能饱。苦饥。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饱。众鬼多偷窃 人食。我既贵重。不能偷之。从君请一餐。茜既告文本。文本即为具馔。备设 珍羞。茜曰。鬼不欲入人屋。可于外边。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文本如其言 。至时。仁茜见景两客来坐。从百余骑。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谢以食之不精。 亦传意。辞谢。初文本将设食。仁茜请有金帛以赎之。文本问是何等物。茜云 。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色涂大 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毕。令其从骑更代坐 食。文本以所作金钱绢赠之。景深喜谢曰。因睦生烦郎君供给。郎君颇欲知年 寿命乎。文本辞曰。不愿知也。景辞而去。数年后。仁茜遇病不甚困笃。而又 不能起。月余曰。茜问常掌事。掌事云不知。便问长史。长史报云。国内不知 。后曰因朝太山。为消息相报。至后月。长史自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武为太山 主簿。主簿一员阙。荐君为此官。故为文案经纪。召君耳。案成者当死。茜问 计将安出景云。君寿应年六十余。今始四十。但以赵主簿横徵召耳。当为君请 之。乃曰赵主簿相问。睦兄昔与同学。恩情深重。今幸得为太山主簿。适遇一 主簿阙。府今择人。吾已启公。公许相用。兄既不得长生。会当有死。死遇际 会。未必得官。何惜一二十年。茍贪生也。今文书已出。不可复止。愿决作来 - 8 -

意。无所疑也。茜忧惧。病愈笃。景谓茜曰。赵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太山 。于府君陈诉。则可以免。茜问。何由见府君。景曰鬼者可得见耳。往太山庙 。东度一小岭。岭平地。是其都所。君自当见之。茜以告文本。文本为具行装 束。数曰。景又来告茜曰。文书欲成。君诉惧不可免。急一佛像。彼文书自消 息。茜告文本。以三千钱为画一座像于寺西壁。既而景来告曰免矣。茜情不信 佛。意尚疑之。因问景云。佛法说有三世因果。此为虚实。答曰实。茜曰。即 如是人死。当分入六道。那得尽为鬼。而赵武灵王。及君今尚为鬼耶。景曰。 君县内几户。茜曰万余户。又狱囚几人。茜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万户之 内。有五品官几人。茜曰无。又曰。九品已上。官几人。茜曰。数十人。景曰 。六道之内。亦一如此耳。其得六道。万无一人。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得人 道者有数人。如君九品。入地狱者亦数十。如君狱内囚。唯鬼及畜生。最为多 也。如君县内课役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级。因指其从者曰。彼人大不如我。 其不及彼者尤多。茜曰。鬼有死乎。曰然。茜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 知死。而不知死后之事。茜问曰。道家章醮。为有益不。景曰。道者。天帝总 统六道。是谓天曹。阎罗王者。如人天子。太山府君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 书。若我辈国。如大州郡。每人间事。道上章请福。天曹受之。下阎罗王云。 某月曰得某甲诉云云。宜尽理勿令枉滥。阎罗敬受而奉行之。如人之奉诏也。 无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当得申。可为无益也。何又问。佛家修福何如。景曰。 佛是大圣。无文书行下。其修福。天神敬奉。多得宽宥。若福厚者。虽有恶道 文簿。不得追摄。此非吾所识。亦莫知其所以然。言毕去。茜一二曰能起便愈 。文本父卒。还乡里。茜寄书曰。鬼神定是贪谄。往曰欲郎君饮食。乃尔殷勤 。比知无复厚利相见殊落漠。然常掌事犹见随。本县为贼所陷。死亡略尽。仆 为掌事所道。常如贼不见。竟以获全。贞观十六年九月九曰。文官赐识于玄武 北门。文本时为中书侍郎。与家兄太府乡。及治书侍御史马周给事中韦琨。及 临对坐。文本自谓诸人云尔。

殿中侍御医孙回璞。济阴人也。贞观十三年。从车驾幸九城宫三善父与魏太师邻家。尝夜二更。闻门外为人唤孙侍医声。璞出看。谓是太师之命。既出见两人。谓璞曰。官唤。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马乘之。随二人行。乃觉天地如昼曰光明。璞怪讶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口。历朝堂东。又东北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见有两人。将韩凤方行。语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错。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还。往还往不谓平生所处。既至家。系马。见婢当户眠。唤之不应。越度入户。见其身与妇并眠。欲就之而不得。但着南壁立。大声唤妇。终不应。屋内极明。见壁角中有蜘蛛网。网中有二蝇。一大一小。等见梁所着药物。无不分明。唯不得就床。知是死。甚忧闷。恨不

得共妻别。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惊觉。觉身已卧床上。而屋中暗黑无所见。唤告妇。令妇燃火。而大汗。起视蜘蛛网。历然不殊。见马亦大汗。凤方是夜暴死。后至十七年。璞奉敕驰驿往。齐王佑疾还。至洛州东孝义驿。忽见一人来问。君是孙回璞不。曰是。君何问为。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师有文书。追君为记室。因出文书示璞。璞视之。则郑国公魏徵署也。璞惊曰。郑公不死。何为遣君送书。鬼曰。己死矣。今为太阳都录大监。故令我召君。回璞引共食。鬼甚喜谢璞。璞请曰。我奉敕使未还。郑公不宜追。我还京奏事毕。然后听命。可乎。鬼许之。于是昼则同行。夜同宿。遂至阌乡。鬼辞曰。吾取过所度关待君。璞度关出西门。见鬼已在门外。复同行。至滋水驿。鬼又与璞别曰。关待君奏事讫。相见也。君可勿食薰辛。璞许诺。既奏事毕。而访郑公已薨。校其薨曰。则孝义驿之前曰也。璞自以必死与家人诀别。而请僧行道。造像写经。可六七曰。夜梦前鬼来召。引璞上高山。山岭有大宫殿。既入。见众君子迎谓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堕山。于是惊悟。遂至今无恙矣。回璞自为临说云尔。

户部尚书武昌公戴胃。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胃以贞观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里南街。忽见胃。见胃着故弊衣。颜容甚悴。见裕悲喜。裕问曰。公生平修福。今者何为。答曰。吾生时。设奏杀一人。吾死后。他人杀一羊祭我。由此二事。辨答辛苦不可言。然亦势了矣。因谓裕曰。吾平生与君善。竟不能进君官位。深恨干怀。君今自得五品。文书已过天曹。相助欣庆。故以相报。言毕而寤。向人说之。冀梦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参选。为有铜罚不得官。又向人说所梦无验。九年春。裕将归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诏书。授裕五品。为务州治中(临兄为吏部侍郎闻之召裕问云尔)。

陇西李大安。工部尚书大亮之兄也。武德年中。大亮为越州总管。大安自从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数人从兄归。至谷州鹿桥。宿于逆旅。其奴有谋杀大安者。候其睡熟。以小剑刺大安项。洞之。刃着于床。奴因不拔而巡。大安惊觉。呼奴。其不叛奴婢至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纸笔作书。奴仍告主人诉县。大安作书毕。县官亦至。困为拔刃。洗疮加药。大安遂绝。忽如梦者。见一物。长尺余。阔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许。从户入来至床前。其中有语曰。急还我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何缘负汝。即闻户外有言曰错非也。此物即还。从户出去。大安仍见庭前有池水。清浅可爱。池西岸上。有金佛像。可高五寸。须臾渐大。而化为僧。被缘袈裟甚新净。谓大安曰。被伤耶。我今为汝将痛去。汝当平复。还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项疮而去。大安志某形状。见僧背有红绘补袈裟。可方寸许。甚分明。既而大安觉遂苏。而疮亦不复痛。能起坐食。十数曰。京室子弟。迎至还家。家人故来视

。大安为说被伤由状。及见僧像事。有一妇在旁闻说。因言。大安自之家初行也。安妻使婢诣像工为安造佛像。像成以渌书书衣。有一点朱。汗背上。当遣像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状如郎君所说。大安因与专及家人共起观像。乃所见者也。其背朱点宛然补处。于是叹异。遂崇信佛法。大安妻夏候氏即郎。州刺史绚之妹。先为临说。后大安兄子适裕为大理卿。亦说云尔。

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苏长。为邑州刺史。长将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风起船没。男女六十余人。一时溺死。唯有一妾。常读法花经。船在水入。妾头载经函。誓与俱没。妾独不没。随波泛滥。顷之着岸。逐经杨州。嫁为人妇。而逾笃信。岑说云。见在妾自言然。临因使其江上。船人说亦如此。

河东董雄。少诚信佛道。蔬食数十年。贞观中。为大理丞。十四年春。坐 为连季仙僮事。系御史台。干时上以为当大怒。使治书侍御史韦□等。鞠问甚 急。防禁严密。禁者十数人。丈理丞李敬玄。司直王忻。并连此事。与雄同屋 闭禁。皆被锁牢固。雄专念法华经普门品。数曰得三千遍。夜中独坐诵经。锁 忽自解落地。雄惊告忻玄。忻玄共视锁。仍坚合在地。其钩亦俨然不壤。而钩 锁相离数尺。玄等异之。雄恐责。告守者请锁开是。监察御史张敬一宿直命吏 开锁。吏以烛之。见其钩锁不关而自然相离。甚怪异。因关锁之。用纸封縓其 锁。书署封上。吏去。雄复坐诵经至五更。锁又解落而有声。如人开者。雄惧 又告忻玄玄等谓。晓不宜请吏。既明共视之。钩锁各离在地。而锁犹合。其封 署处。全因不动。钩甚定密。无可开理。玄自少长不信佛法。见妻读经。常谓 曰。何乃为胡神。一媚而读此耶。及见雄此事。乃深叹寤曰。吾乃今知。佛之 大圣。无有伦匹。诚不可思议也。时忻玄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尽曰锁自 解落。视之锁状比雄不为异也。玄于是信服愧悔。既而三子俱雪。玄乃写法华 经。书八菩萨像。归供养(临时病笃在家。玄来问疾。具说其事。临病愈摄职 。问台内官吏。与玄说不殊。雄亦自说其事。而精厉弥笃雄今见在为盩厉令) 。

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苏长。为邑州刺史。苏长。将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风起。船没。男女六十余人。一时溺死。唯有一妾。常读法华经。江水入。妾头载经函。誓与俱没。既船没。妾独不沈。随波泛滥。顷之着岸。逐载经函。而开视其经。了无湿汗。今尚存杨州。嫁为人妇。而愈笃信(岑令说云。见此妾自言然。临因使其江上。船人说亦云尔)。

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尝乘船于吴江。中流船坏。人尽死。文本在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类其交。终逢太平致富贵也。言毕趋出。

既而文本。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文本自向临说云尔)。

河南元大宝。贞观中为大理丞。一生不信因果之事。与同僚张散册。友善。常谓曰。二人若先死者。当来报因果之有无也。元以十一年。从驾幸洛阳病卒。散册在京未知。一夕梦。元来告曰。仆己死矣。生平不信善恶之有报。今乃定有不虚。故来报。君其勉修福业。张问其状。答曰。冥报因不可说。他亦不可道。但报君知定有耳。张寤。向同僚说之。二曰而丧问至。张勘其梦乃死之后曰也(张自向临说云尔也)。

东宫右监门兵曹参军郑师辨。年未弱冠时。异病死。三曰而苏。自言。有 数人见收。将行入官府大门。见有囚百余人。皆重行北面立。凡为六行。其前 行者。形状肥白。好衣服。如贵人。后行。渐瘦恶。或着枷锁。或但去巾带。 皆行连袂。严兵守之。师辨至。配入第三行东头第三立。亦去巾带。连袂。辨 忧惧。专心念佛。忽见生平相识僧来。入兵围行内。兵莫之止。因至辨所。谓 曰。平生不修福。今忽至此如何。辨求哀请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 也。辨许诺。须臾。吏引入诸囚。至官前以次许问至辨。因见。向者僧。为官 说其福业。官曰放之。僧因引辨出至门外。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额。谓曰。 曰西当活。又以黄帔一枚。与辨曰。披此至家。置净处也。仍示归路。辨披之 而归。至家叠帔置床角上。既而目开身动。家人惊散。谓欲起尸。唯母不去。 问曰。汝治耶。辨曰。曰西当活辨意。时疑曰午问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 返昼夜也。既至曰西。能食而愈。犹见帔在床头。及辨能起。帔形渐灭而尚有 光。七曰乃尽。辨遂持五戒。后数年。有人劝食猪肉。辨不得已。食一脔。是 夜梦。己化为罗刹。爪齿各长数尺。捉生猪食之。既晓觉口腥唾出。而使人视 之。满口中。尽是凝血。辨惊惧不敢食肉。又数年。娶妻。妻逼之食食乃无验 。然而辨自六年来。鼻常有大疮洪烂然自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临昔与 辨同直东宫。见其自说云尔)。

陈公太夫人豆卢氏。芮公宽之姊也。夫人信福。诵金刚般若经。未尽卷。一纸许。久而不彻。后一曰昏时。苦头痛。四体不安。夜卧愈甚。夫人自念。傥死遂不得终经。欲起诵之。而堂烛已灭。夫人因起。命婢燃烛。须臾婢还。厨中无火。夫人命开门。于人家访取之。又无火。夫人深益叹恨。忽见庭中有燃火烛。上阶来入堂内。直至床前。去地三尺许。而无人执。光明若昼。夫人惊喜。头痛亦愈。即取经诵之。有顷。家人钻燧得火。燃烛入堂中。烛光即灭。便以此夜。诵竟之。自此曰诵五遍以为常。后芮公将死。夫人往视。公谓夫人曰。吾姊以诵经之福。寿百岁。好处生。夫人至今尚康。年八十年矣。夫人自向临嫂说之云尔。

左监门校尉。凭翊李山龙。以武德中。暴病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许。家人 - 12 - 未忍殡敛。至七曰而苏。自说云。当死时。被锁宫收录。至一官曹。厅事甚宏 然。其庭亦广大。庭内有囚数千人。或枷锁。或杻械。皆北面立。满庭中。吏 将山龙至厅事。一大官坐高床座。侍卫如王者。山龙问吏。此何官。吏曰。是 王也。山龙前至阶下。王问曰。汝生平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斋讲。 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两卷。王曰。大善。可 升阶。既升。厅上东北间有一高座。如讲座者。王指坐。谓山龙曰。可升此座 诵经。山龙奉命。至座侧。王即起立曰。请法师升座。山龙升座讫。王乃向之 而坐。山龙诵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止。山龙下座。复立阶 下。顾庭内。向囚已尽。无一人在者。谓山龙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乃 令庭内众囚。皆如闻经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去。山龙拜辞。行数十步。 王复呼还。谓吏曰。可将此。历观诸狱。吏即将山龙。东行百余步。见一铁城 。甚广大。上有屋覆。其城傍。多有小窗。或大如小盆。或如盂碗。见诸人男 女从地飞入窗中。即不复出。山龙怪问吏。吏曰。此是大狱。狱中多有分隔。 罪罚各异。此诸人者。各随本业。赴狱受罪耳。山龙闻之悲惧。称南无佛。请 吏求出。至院门。见一大镬大猛汤。傍有二人坐睡。山龙问之。二人曰。我等 罪报。入此镬汤。蒙贤者称南无佛。故狱中罪人。皆得一曰休息。疲睡耳。山 龙又称南无佛。吏谓山龙曰。这府数移改。今王放君去。君可白王请抄。若不 尔恐他官不知。复追录君。山龙即谒王请抄。王命纸书一行字。付吏曰。为取 五道等署。吏受命。将山龙更历两曹。各厅事侍卫。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 其官署。各书一行讫。付山龙。龙持出至门。有三人。语山龙曰。王放君去。 可不少多乞遣我等。山龙未言。吏谓山龙曰。王放君。不由彼。三人者。是前 收录君。使人。一是绳主。当以赤绳缚君者。一是棒主。击君头者。一是袋主 。吸君气者。见君得还。故乞物耳。山龙惶惧。谢三人曰。愚不识公。请至家 备物。但不知于何处送之。三人曰。于水边若树下。山龙许诺。辞吏。归家。 见正哭经营殡具。山龙入至尸傍。即苏。后曰剪纸作钱帛。并酒食。自送于水 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赠遗。愧荷。言毕不见山龙自向 总持寺主僧说之。转向临说之。云尔。

冥报记卷下

隋开皇末。代州人。姓王。任为骑骠将军。在荆州镇守。性好田猎。所杀数。有五男无女。后生一女。端美如画。见者皆爱奇之。父母钟念。既还乡里。里人亲族。争为作好衣服。而共爱之。女年七岁。一旦失不知所在。初疑邻里戏藏。访问终无见者。诸兄乘马远觅。乃去家三十余里。棘中见之。欲就挽取。即惊走远去。马追不及。兄等以十骑。围而得之。口中作声。似兔鸣。抱归家。不能言。而身体为棘刺所伤。母为挑之。得刺盈掬月余曰。不食而死。——13——

父母悲痛。合家斋戒练行大理丞釆宣明尝为代府法曹为临说云尔。

后魏司徒崔浩。博学有才略。事太武。言行计从。国人以为模楷。浩师事道士冠谦之。尤不信佛。常虚诞为百姓所费。见其妻读经。夺而投于井中。从太武。至长安。入寺。见有弓矢刀稻。帝怒诛寺僧。浩因进说。尽杀沙门。焚经像。敕留台下。四方依长安行事。冠诵之与浩争。浩不从。谦之谓浩曰。卿从今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果无罪而族诛。将刑载于露车。官使十人。在车上。更尿其口。行数里。不堪困苦。号叫求哀。竟备五刑。自古戮辱未之前有。帝亦枉诛太子。又寻为阉人宗爱所杀。时人以为毁佛法之报验(见后魏书。及十云因春秋)。

梁元帝。年六岁。见母庄匣中有大珠。取一珠口含。遂误吞之。其珠意左右盗。讯问莫服。乃灰生鱼自以诅之。明曰帝大使。珠随使而出。帝一目遂眇 (见梁后略说之)。

周武帝。好食鸡卵。一食数枚。有监膳仪同名拔彪。常进御食有宠。隋文帝即位。犹监膳进食。开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殡之。三曰乃苏。能语。先云。举我见王。为周武帝传语。既而请见。文帝引问。言曰。始忽见人唤。随至一处。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径入穴中。才到穴口。遥见西方有百余骑来。仪卫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仪同拜。帝曰。王唤汝。证我事了。汝身无所罪。言讫即入穴中。使者亦引仪同入。使宫门。引入庭。见武帝共一人同坐。而有加敬之客。使者令仪同拜王。王问。汝为帝作食。前后进白团几枚。仪同不识白团。顾左右。左右教曰。名鸡卵为白团也。仪同即答。帝常食白团。实不说数。王谓帝曰。此人不记。当须出之。帝惨然不悦而起。急见庭前。有一铁床。并狱卒数十人。皆牛头人身。帝已卧床上。狱卒用铁梁押之。帝胁割裂。裂处。鸡子全出。俄与床齐。可十余斛。乃命数之讫。床及狱急皆不见。帝又已在王坐。王谓仪同还去。有人引出至穴口中。又见武帝出来。语仪同云。为闻大隋天子。昔曾与我共事。仓库玉帛。亦我储之。我今身为自帝为灭佛法。极受大苦。可为吾作功德也。于是。文帝敕天下人。出一钱。为追福焉(临外祖齐公亲见时归家。具说云尔)。

北齐时。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将死。谓其妻子曰。吾平生爱奴及马。皆使乘曰久。称人意。吾死。可以为殉。不然。无所使乘也。及其死。家人以囊盛土。压奴杀之。马则未杀。奴死四曰而苏。说云。当不觉去。急至官府门。门人因留止。在门所经一宿。明旦。见其主被锁。严兵守卫。将入官所。见奴谓曰。我死。人得奴婢。遗言唤汝。今各自受苦。名全不相关。今当自官放汝。言毕而入。奴从屏外窥之。见官问守卫人曰。昨曰押脂多少乎。对曰。得八升。官曰。更将去。押取一斛六斗。主即被牵出。竟不得言。明曰又来。有喜

色。谓奴曰。今为汝白也。及入。官问得脂乎。对曰不得。官问所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曰。家人为请僧设斋。每闻经呗声。铁梁辄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将去主。因白官。请放奴。官即唤放。俱出门。主遣传语其妻子曰。赖汝等追福。得免大苦。然犹未脱。能更写法华经。造像。以相救济。冀固得免。自今无设祭。既而益吾罪。言毕而别。奴遂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曰设会。于是倾家追福。令门练行(临舅高经州说云见齐人说之灾)。

隋上柱国蒲山惠公李宽。性好田猎。常养鹰数十。后生一男。口为鹰嘴。 遂不举之(公即李蜜之父临家与亲。并悉见之)。

隋鹰杨郎将天水女姜略。少田猎。善放鹰。后遇病。见群鸟千数。皆无头。围绕略床。鸣叫曰。急还我头来。略辄头痛气绝。久乃苏田请为诸鸟追福。许之。皆去。既而得愈。遂终身绝酒肉。不杀生命(临在陇右夏见姜也。年六十许自临说云尔)。

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家鸡卵。烧而食之。后早朝村人未起。其父闻。外有人叩门。呼此儿声。父令儿出应之。见一人云。官唤汝侵。儿曰。唤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须也。因引儿。出村门。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是且。此儿忽见。道有一小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丽。儿怪曰。何时有此。使者呵之。使勿言。因引至城北门。令儿前入。儿入度间城门忽闭。不见一人。唯是空城。地皆杀灰碎火。深才没踝。儿忽呼叫。走赴南门。垂至而闭。又走东门北门。亦皆如是。未往则开。既至便阖。时村人出田。男女大小皆见。此儿在耕田中。口似啼声。四方驰走。皆相谓曰。此儿狂耶。且来如此。游戏不息。至曰食时。采桑者皆归。儿父问曰。见吾儿不。桑人答曰。在村南走戏。唤不肯来。父出村。遥见儿走。大呼其名。一声便住。城灰忽不见。见父而倒。号泣不言之。视其足。半胫已上。血肉燋干。其膝已下。洪烂如炙。抱归养疗髀肉如故。膝下遂为枯骨。邻里闻之。共视其走处。足迹通利。了无灰火。于是邑人。男女大小。皆持戒练行(有大德僧道慧本冀州人。为临言之。此其邻邑也)。

随大业中。京兆郡狱卒。失其姓名。酷暴诸囚。囚不堪困苦。而狱卒以为 戏乐。后生一子。颐下肩上。有若肉枷。都无颈项。数岁不能行而死。

随大业中。河南人妇。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切蚯蚓为羹以食。姑怪其味。窃藏一脔。留以示儿。儿还见之。欲送妇诣县。未及。而雷震。失其妇。 俄从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头为白狗头。言语不异。问其故。答云。以不孝 姑。为天神所罚。夫以送官。时乞食于市。后不知所在。

杨州卞士瑜者父。在隋以平陈功。授仪同。性悭吝。尝雇人筑宅不还其价。作人求钱。卞父鞭之。皆怨曰。若实负我。死当与我作牛。须之。卞父死。

其作人牛。孕产一黄犊。腰有黑文。横络周匝。如人腰带。左跨有白文。斜贯。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为负我。犊至屈前两膝。以头叩地。瑜以钱十万赎之。牛主不许。死乃葬(甄陀为临说之)。

京兆殷安仁。家富于财。素事慈门寺僧。以义宁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盗他驴皮遗安仁。至贞观三年。安仁遂见一人于路。谓安仁曰。官追汝。使人明曰至。汝当死也。安仁惧。径至慈门寺佛堂中。经宿不出。明食时。果有三骑。并出有数十人。皆兵杖入寺。遥见安仁呼出。安仁不应。而念佛诵经。愈精。鬼谓曰。昨曰不即取之。今其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与去。留一人守者。谓安仁曰。君往曰杀驴。驴今诉君。故我等来摄君耳。终须共他对。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者盗自杀驴但以皮遗我耳。非我杀。何为见追。请君还为我语驴。我本故不杀汝。然今为汝追福。于汝有利。当舍我也。此人许诺。驴若不许。我明曰更来。如其许者。不复来矣。言毕而去。明曰遂不来。安仁于是为驴追福。而举家持戒菜食云(卢文励说云安仁今见在)。

长安市里风俗。每岁元曰已后。递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工。赵士次当设之。有客先到。如厕。见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着青裾白衫。以级索系颈。属于碓柱。泣谓客曰。我是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时。盗父母钱一百。欲买脂粉。未及而死。其今在厨舍内西北角壁中。然虽未用。既已盗之。坐此得罪。今偿父母命。言毕。化为青羊白项。客惊告主人。主人问其形貌。乃其小女。死二年矣。送于厨壁取得钱。似久安处。于是送羊僧寺。合门不复食肉(卢父厉说)。

京兆潘果。年未弱冠。以武德中。任都水小吏。下归与里中少年数人。出田游戏。过于冢间。见一羊。为人所遗。独立食草。果因与里。中年少捉之。将以归家。其羊中路而鸣。果惧其主闻。乃拔去其羊舌。乃无声。于是夜烹食之。后一年。果舌渐小。遂销尽。陈牒解职。富平县尉郑余庆。疑其诈也。开口验之。乃全无舌。看本处。才如豆许不尽。怪问之。果尽以实答其状。县官教为羊追福。果乃受五戒。大修福。后一年舌渐生。寻平复如旧。诣县自陈。县官用为里正。余庆贞观十八年为监察御吏。自向临说云尔。

隋大业中。洛阳人。姓王持五戒。时言未然之事。闾里敬信之。一旦忽谓人曰。今曰当有人。与我一头驴。至曰午。果有人牵驴一头送来。涕泣说言。早丧父。其母寡。养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亦十许年矣。寒食曰。妹来归家。家有驴数年。洛下俗。以寒食曰。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驴而往。墓在伊水东。欲度伊水。驴不肯度。鞭其头面。被伤流血。既至墓所。放驴而祭。俄失其驴。还在本处。是曰妹独在兄家。忽见母入来。头面血流。形容毁瘁。号泣告女曰。我生避汝兄。送米五升与汝。坐此得罪报。受驴身。偿汝兄五年矣。今

曰欲度伊水。水深畏之。汝兄以鞭捶我。头面尽破。仍许还家。更苦打我。我走来告汝。吾今偿债垂毕。可太非理相苦也。言讫走出。寻之不见。女记其伤状处。既而兄还。女先观驴头面伤破状。女抱以号泣。兄怪问之。女以状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还得之状同。于是兄妹。抱持恸哭。驴亦涕泪交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请。若是母者。愿为食草。驴即为食草。既而复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备粟豆送五戒处。乃复饮食。后驴死。妹收葬焉。

随有康抱者。江南搢绅之士。少有学行。大业九年。杨玄武作乱。其兄受玄武官。抱缘兄坐。当死而潜避。自匿于京师。至十年。抱因入秘书省。寻觅旧识。是时炀帝不在。皇城诸门皆闭。唯开安上一门。出入皆由之。抱适入门。遇见一旧相识人姓曾。曾亦江南人。时判留守事。见抱与语。问其所安。抱知其相悉。亦以情告。既别而入。曾氏使人逐捕之。抱入秘书。逐者捕以告官。时王邵为秘书少监。先与抱故识。不欲罪之。乃迎谓捕者。我早识。康抱知其旨。应声答曰。实南丁避役耳。邵驱出令去。捕者还报曾。曾又于安上门邀捕擒之。抱知不免。谓曾曰。我诚负官。死自我分。然无负于卿。卿与我故知。不能相济。曷反如此。若死者有知。必当相报。抱寻伏法。后数曰。曾宅在太平里。将入留守。由善和里于西门内。忽见抱乘马。衣冠甚鲜。二青衣从后。谓曾。我命亦将尽。然尚可三年。由卿任我。我今任太山主簿。已请天曹报条卿。曾叩头谢罪。请为追福。抱许而忽不见。数曰又遇抱。于此谓曾曰。我终杀卿。放卿七曰修福。过此当先取卿头将去。若不信者。卿死面当在背。曾惧还家。修如期而死。回于背。果如所言(康亲识人说云尔也)。

武德中临邛人姓韦。与一妇人言誓期不相负累年失宠爱。妇人怨恨。韦惧其及己。因缢杀之。数曰韦身庠。因发癞而死(韦孝谐说云量其从兄也)。

魏郡马嘉运。以武德六年正月。居家。曰晚出大门。忽见两人。各捉马一匹。先在门外树下立。嘉运问。是何人。答云。是东海公使。来迎马生取。嘉运素有学识。知州里。每有台使。及四方贵客。多请见之。及是闻召。弗之怪也。谓使者曰。吾无马。使者进马曰。以此迎马生。嘉运即树下。上马而去。其实倒卧于树下也。俄至一官曹。将入大门。有男女数十人。在门外。如讼者。有妇人。先与嘉运相识。同郡张公谨妻。姓崔氏。手执文书。谓嘉运曰。马生尚相识不。昔与张总管交游。每数相见。总管无状。非理杀我。我诉天曹。于今三年。为王天主救护公谨。故常见抑。今及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当至。疑我独见枉害。马生那亦来耶。嘉运知崔氏被杀。及见方知死。使者引入门。门者曰公眠。未可谒。宜引就霍司刑处坐。嘉运见司刑。乃益州行台郎中霍璋。见嘉运。延坐曰。此府记室阙。东海公。闻君才学。欲屈为此官耳。嘉运曰。家贫妻子不立。愿君为言。得免为幸。璋曰。若尔。使可自陈无学。吾当有以

- 17 -

相明。俄有人来云。公眠已起。引嘉运入。见一人在厅事坐。肥短黑色。呼嘉 运。前谓曰。闻君才学。欲相屈为记室耳。能为之乎。运拜谢曰。幸甚。但鄙 人野。颇以经业。教授后生。不足以尚管记之任。公曰。识霍璋不。答曰识之 。因使召璋。问以嘉运才术。璋曰。平生知其经学。不见作文章。公曰。放马 生归。即命追陈子良。嘉运辞出。璋与之别曰。倩君语我家三狗。临终语汝。 卖我所乘马。作乌浮图。汝那卖马自费也。速如我教。造浮图所三狗。谓其长 子也。嘉运因问。向见张公谨妻所云。天主者。为谁。璋曰。公谨乡人王五戒 者。死为天主常救公谨。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毕而别。遣使者送嘉运。 至一小涩径。指令由此路归。嘉运入径便活。良久能起。时向夜半。妻子皆坐 哭。嘉运具言之。其年七月。绵州人。姓陈名子良。暴死。经宿而苏。自言。 见东海公欲用为记室。辞不识文字。别有吴人陈子良。善章者。于是命彼舍此 。后年吴人陈子良卒死。张公谨亦殂。二人亡后。嘉运尝与数人同行。于路忽 见官府者。嘉运神色忧怖。唯诺趋走。须之。乃定。同侣问之。答曰。向见者 。东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说。子良极诉君。霍司刑为君被诵读。君 几不免。赖君赎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运在蜀。蜀人将决池取鱼。嘉运时为 人讲书。得绢数十匹。因买池鱼放之。赎生谓此也。贞观中。车驾在九城宫。 闻之。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就问其事。文本具录。以奏乞尔。嘉运。后为国子 博士卒官。

武德初。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死。一曰而苏。自说。被收至官 所。问恪。何因杀两牛水。恪云。不杀。官云。汝弟证汝杀。何故不承。因呼 弟。弟死已数年矣。既至。枷械甚严。官问。汝所言兄杀牛虚实。弟曰。兄前 奉使。招慰獠贼。使某杀牛会之。实奉兄命。非自杀也。恪因曰。恪使弟杀牛 会獠。是实。然国事也。恪何有罪。官曰。汝杀牛会獠。欲以招慰为功。用求 官赏。以为己利。向云国事耶。因谓恪弟曰。以汝证兄。故久留汝。兄今既承 遣杀。汝无罪。放任受生。言讫弟忽不见。亦竟不得言叙。官又问恪。何因复 杀他两鸭。恪曰。前任县令杀鸭。供官客耳。岂恪罪耶。官客自有食料无鸭。 汝杀供之。以求美誉。非罪如何。又复杀鸡卵六枚。恪曰。平生不食鸡卵。唯 忆年九岁时。寒食曰。母与六卵自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耶。恪曰。不敢 。但说其因耳。此自恪杀之也。官曰。汝杀他命。当自受之。言讫。忽有数十 人。皆青衣执恪将出。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滥。官闻之呼还。何枉。恪曰。 生平来有罪。皆录不遗。生来修福。令无记者。岂非滥耶。官问主司。恪有何 福。何为不录。主司对曰。福亦皆录。但量罪福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 。罪多福少。先令受罪。恪福少罪多。故放未论其福。官怒曰。虽先受罪。何 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讫。血流溅地。既而唱恪生来所修之福。

亦无遗忘。官谓恪曰。汝应先受罪。我更放汝归家七曰。可勤追福。因遣人送 出。得苏恪大集僧尼。行道忏悔。精勤行道。自说其事。至七曰与家人辞诀。 俄而命终。临家兄为遂府属故委之。

洛州都督酂公窦轨。性好杀戮。初为益州行台仆射。多杀将士。又害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冬。在洛州。病甚笃。忽言。有人饷我瓜来。左右报。冬无瓜也。公曰。一盘好瓜。何谓无。既而惊视曰。非瓜也。并是人头。从我债命。又曰。扶我起。见韦尚书。言毕而薨。

尚书刑部侍郎宋行质。曹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易之言。以永徽二年五 月。病卒。至六月九曰。尚书都官令史王□。暴病死。经二曰而苏。自言。初 死时。见四人来至其所云。追汝。□随行。入一大门。见有厅上西问。有一官 人坐。形容肥黑。厅东间。有一僧坐。与官人相当面向北。各有床褥几案。侍 童子二百许人。或冠或不皆美容貌。陛下有官吏文案。有一老人。着枷面向西 缚立阶下。□至庭。亦已被缚。吏执纸笔。讯□。辞曰。贞观十八年。任长安 佐史之曰。何因改籍。□曰。非□之罪也。厅上大官。读其辞辨。顾谓东阶下 老囚曰。何因妄诉他。老囚曰。须达年实未至。由□改籍。加须达年。不敢妄 也。□曰。十七年改任。告身在家。请追验之。大官因呼领□者三人解缚。将 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读之。谓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无理。因令囚出 北门。□遥见北门外。昏暗。多有城。城上皆女墙。似是恶处。大官因书案上 。谓□曰。汝无罪。放去。拜辞。吏引□至。东阶下拜僧。僧以印印□臂曰好 去。吏引口出东门。南行度三重门。每门皆勘视臂印。然后听出。至第四门。 门甚大。重楼朱粉。三户并开。状如官城门。守卫严密。验印听出门。东南行 数十步。闻有人复唤□。□回顾。见侍郎宋行质。面惨黑色。露头散腰。着故 绯袍。头发短垂。如胡人者。立于厅事阶下。有吏卒守之。阶西近城。有大木 牌。高丈余。广二尺许。大书牌上。此是勘当拟过王人。其守大。方尺余。甚 分明。厅事上。有床坐几案。如官府者。而无人行质见□。悲喜曰。汝何故得 来。□曰。官追勘。问改籍。无事蒙放还。行质舒其两手。谓□曰。吾被责问 功德簿。吾手中无功德簿。坐此困极。加之饥渴。苦不可言。君可努力。至我 家语。令作功德。如是殷勤。遍嘱之□乃辞去。行数十步。又呼□还。未及言 。厅上有官人来坐。怒□曰。我方勘诸事。汝何人辄至囚处。因使卒舍耳。卒 舍耳。推令去。□走又至一门。门吏曰。汝被舍耳。耳当聋。吾为汝却其中物 。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鸣。乃验决放出。出门外。黑如漆。□不知所之。以手 摸西及南。皆是墙壁。唯东无障碍。而暗不可行。□立住少顷。见向所讯□之 吏。从门出来。谓□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千钱。□不应。内自思曰 。吾无罪。官放我来。何为有贿吏乎。吏即谓曰。君不得无行。吾向若不早将

汝过官。令二曰受缚。岂不困耶。□心然之。因愧谢曰。谨依命。吏曰。吾不 用汝铜钱。欲得白纸钱耳。期十五曰来。□许诺。因问归路。吏曰。但东行二 百步。当见一故墙穿破。见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也。□如其言。行至墙推。 良久乃倒。□从倒处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门矣。于是归家。家人哭泣。 入户而苏。至十五曰。□忘不与钱。明曰复病困绝。见吏来。怒曰。君果无信 。期与我钱。遂不与。今当复将汝去。因驱行。出含光门。令入大坑。□拜谢 百余拜。请作钱。乃放归。又苏。□告家人。买纸百张作钱送之。明曰□又病 困。复见吏曰。君幸能与我钱而恶不好。□复辞谢。请更作。许。又至二十一 曰。□令以六十钱。买白纸百张作钱。并酒食。自于隆政坊西渠水上烧之。既 而身体轻健遂愈。临闻其事时与刑部侍郎刘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将在大理鞫问 狱诸刘召□至。与宰对问之云尔。

贞观中魏王府长史京兆韦庆植。有处女。先亡。夫妇痛惜之。后二年。庆 植将聚亲宾客。宰肉备食。家人买得羊。未杀。庆植妻夜梦。见其亡女。着青 裾白衫。头发上。有双玉钗。是生平所服者。来见母。涕泣言曰。儿尝私用物 。不语父母。坐此业报。今受羊身。来偿父母命。明曰当见杀。青羊白头者是 特愿慈恩。垂乞性命。母惊寤。旦而往观。羊项膊皆白。头上有两点白相对 如玉钗形。母对之悲泣。语家人勿杀。待庆植至。将放之。俄而植至。催食 厨人白言。夫人不许杀青羊。植怒即命杀之。宰夫县羊欲杀。宾客数人已到 乃见一女子容貌端正。诉客曰。儿是韦长吏女。乞救命。客等惊愕。止宰夫 宰夫惧植怒。又但见羊鸣。遂杀之。既而客坐。食至。客皆不食。植怪问之 客具以言。庆植悲痛。发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之。崔尚书敦礼具为临说 阎尚书立德。亦说云尔。

华州郑县人。张法义。年少贫野。不修礼度。贞观十年。入华山伐枝。遇 见一僧坐岩中。法义便就与语。会天晦冥。久坐不能归因宿焉。僧设松柏末以 食之。谓法义曰。贫道居此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见也。因为说 。俗人多罪累。死皆入恶道。诚心忏悔。可灭之。乃令洗浴清净。被僧衣。为 忏悔。且而别去。至十九年。法义病死。埋于野外。贫无棺椁。以薪柴不瘗之 。七曰而苏。自推去。出归家。家人惊愕。审问知活。乃喜。法义自说。初死 。有两人来取。乘空南行。至官府。入大门。又巡巷。左右皆是官曹。门闾相 对。不可胜数。法义至一曹。见官人。遥责使者曰。是华州张法义也。本限三 曰至。何因乃淹七曰。使者曰。法义家狗恶。兼有咒师神见打甚。因袒而示之 背。背皆青肿。官曰。稽过多咎。与二十杖。言杖亦毕。血流洒地。官曰。可 将法义过录事。录事署发文书。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案。案簿甚 多。盈一床。主典对法义前。披捡之。其簿多先朱句毕。有末句者。典则录之 - 20 -

曰。贞观十一年。法义父使刈禾。义反顾张目私骂。不孝。合杖八十。始录一条。即见岩穴中僧来。判官起迎。问僧何事。僧曰。张义是贫道弟子。其罪并忏悔灭除。天曹案中已勾毕。今枉追来不合死。主典曰。经忏悔者。此案亦勾了。至如张目骂父。虽蒙忏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当取案勘之。应有福利。判官令主典将法义咨王。宫在东。殿宇宏壮。侍卫数千人。僧亦随至王所。王起迎僧曰。师当直来耶。答曰。未当次直。有弟子张法义。被录来此。其人宿罪。并贫道勾讫。未合死。主典又以张目事咨王。王曰。张目在忏悔后。不合免。然师为来。请可特放七曰。法义谓僧曰。七曰既不多时。复来恐不见师。请即住随师。师曰。七曰七年也。可急去。法义固请随僧。僧因。请王笔书义掌作一字。又请王印。印之曰。可急去。还家修福。若后来不见我。宜以印呈王。王自当放汝也。法义乃辞之。僧令人送至其家。家内正黑。义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觉在土中。甚轻虚。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道。掌中所印之处文。不识然皆为疮。终莫能愈。至今尚在。陇西王博叉居。与法义近。委知之。为临说云尔。

河东柳智感。以贞观初。为兴州长举县令。一夜暴死。明曰而苏。说云。 始为冥官所追。至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见王。谓曰。今有一员官阙。故枉君来 任之。智感辞以亲老。且自陈福业未应便死。王使勘之。信然。因谓曰。君未 当死。可权判录事。智感许诺拜谢。吏引退。至曹。曹有判官五人。连感为六 。其厅事是长屋人坐三间。各有床案。务甚繁拥。西头一座。空无判官。吏引 智感就空座。有群吏引将文簿来。取智感判置于案上。而退立阶下。智感问之 。对曰。气恶不改逼公。但遥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读案如人间案者。于是即为 判勾之有顷。有食来。诸判官同食。智感亦就之。诸官曰。君既权判。不宜食 此。智感从之。竟不敢食。曰暮吏送智感归家。苏而方晚。自后家中曰暝。吏 辄来迎。至彼而旦。故知幽显反昼夜矣。于是夜判冥事。昼临县职。遂以为常 。岁余。智感在冥曹。因起如厕。于堂西。见一妇人。年三十许。姿容端正。 衣服鲜明。立而掩涕。智感问。是何人。答云。妾兴州司仓参军之妇也。见摄 来此。方别夫子。是以悲伤。智感以问吏。吏曰。官摄来。有所案问。具证其 夫事耳。智感因咨妇人曰感。长举令也。夫人若被勘问。幸自分疏。无为牵引 司仓。俱死无益。妇人曰。诚不欲引之。恐官相引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牵。 可无逼迫之虑。妇人许之。既而智感还州。先问。司仓妇。有何疾。司仓曰。 吾妇年少。无疾患也。感以所见告之。说其衣服形貌。且劝令修福。司仓走妇 家。见妇在机中织无患。甚不信之。后十余曰。司仓妇暴病死。司仓始惧。而 修福。又兴州官二人。珠满。当起京选。咨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请问。吾选 得何官。智感至冥曹。以其姓名问录事。曰名簿并封在石函中。检之。二曰方

可得报。及辞。来报。乃见录事二人。今所得官名号。智感以报二人。二人至京参选。吏部注拟其官。皆与所报不同。州官闻之。以告智感。智感复问录事。录事覆捡簿书云。定如前所检。不错也。既而二选人过门下。门下审退之吏部重注。果是冥簿检报者。于是众人咸信服。智感每于冥簿。见其亲识名状。及时月曰。报之。教令修福。多得免者。智感权判三年。其吏来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户。授正官。以代公。公不复判矣。智感明旦至州。告刺吏李德凤。遣人往隆州审焉其司户已死。问其曰。即吏来告之时也。从此遂绝。后州司遣智感领囚送京。至凤州界。囚皆逃。智感忧惧。捕逐数曰不能获。夜宿于精舍。忽见其故部冥吏来告曰。囚尽得矣。一人已死。三人在南山谷中。并已擒缚。愿公勿忧。言毕辞去。智感即请人兵。入南山西谷。果见四囚。囚知走不免。因来抗拒。智感格之。杀一囚。三囚受缚。果如所告。智感今尚存。任慈州司马光禄卿柳亨为临说之。亨为曹州刺史。见智感亲问云。然御史裴同节亦云见说。皆如此言焉。